

| | | | | |
|---|---|---|---|---|
| | | | 四 | 漢 |
| | | | 二 | 書 |
| | | | 八 | 門 |
| 四 | 八 | 五 | 一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 三 | 五 | 函 | 四 | 漢 |
| | | | 二 | |
| 六 | 木 | 四 | 八 | 書 |
| 七 | 架 | 冊 | 一 | |
| | |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281 |
| 冊數 | 4 (1) |
| 函號 | 275 67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周公祖易疑春秋細義二書合

刺序

管者子貢謂夫子文章可聞其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愚僭爲
之說曰文章卽詩書禮樂是也

若性與天道之言則易春秋是也何以明其然繫辭之贊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先儒亦謂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性與天道有二理乎性根乎命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之所以爲天也易以道陰陽故其字從日下月春秋紀事兼備四時舍冬夏而獨標春秋貴其得陰陽之中也故觀二經之命名而其

道之相爲表裏斷斷無各而
羨

周聖因先生沈酣經學獨證義
根所著易疑春秋細義二書皆
可單行而吳葵庵太史特爲

之合刺以傳則其意固亦有窺
於此然非獨太史意也先生每
對舉之嘗曰春秋論事多微辭
易傳論理最明悉又曰春秋衰
世之書易盛世之書又曰春秋

據魯史爲孔子外篇繫辭注周易爲孔子內篇至於排斥外道提醒人心則在二書中往往三致意焉蓋灼見易春秋乃孔子所獨得而爲詩書禮樂鈐鍵其發明精蘊獨開生面不一而足有功聖學最大合刺以傳固其宜矣或曰如子言先生之爲是書固已得聞性道而端木氏之在當時迺有雖言不可聞之歎

何耶曰是又有說凡理或正言之而不明至轉言則明矣或統言之而不現至析言則現矣先生之詮易以疑詮春秋以細是其所繇以進於得聞之路者也下學而上達也卽疑卽悟愈細愈精道之高堅雖窮鑽仰然自甲登高無高矣先其易者後其節目無堅矣故通乎先生命名二書之意而於先生之書亦思

序五
過半矣雖然愚所以佩服先生
者不止是先生沈深英毅蓋以
身教者易其體而春秋其用也
閉戶窮經不求聞達其源濶所
漸至臯夔稷契近在庭階而先
生方且以太虛雲過視之初應
玄纁僅博一命叱馭遠行絕無
幾微不屑之意其潛其見杳無
得而相焉此非其以易爲體者
耶通守吾漳甫及浹月市無飲

羊門無刺繡邑無傳翼莽無伏
戎與國人交寬蘇子諒藹然一
父之子一家之實至理法所系
可撓則雖施斤斧於髓髀不少
假借所謂喜不毗陽怒不毗陰
先生有焉此非其以春秋爲用
者耶有先生之人方有先生之
書知道者以爲其本領深微而
在宮牆外望者則亦僅以文章
視之而已楷於諸經皆謬有論

述曾以象說易以屬辭比事說
春秋斤斤求無失聖人之指而
未能融通爲一以擬先生猶皮
膚也安得不望洋自失耶
崇禎壬午律中無射之月年家

治子何楷拜手識於金蓋山

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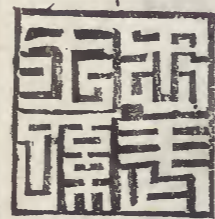
卷八

春秋細義序

著書須得靜氣不靜不足以窮幽而極微研致而盡變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自漢唐以來諸儒卓然為名教中鉅品者每出其生平各有家言要歸持世立教噫豈易乎哉我聖因年翁精心嗜古得于史學弘多而於窮經一道尤為沈至逞著易疑一編辨難往復精勝玄遠今復於春秋諸傳外嚴按力討另標獨見而

成是書目曰春秋細義余讀之憂憂乎句敲金石字挾風霜不覺喟然曰不知春秋之大義者不許讀細義也細者靜也惟靜乃細也非細無以觀幾非幾無以觀變知此義者吾與之言春秋

年通家後學岳虞巒謹題



邗江別意

繼往開來德言竝立非異人任志道持世者獨肩之憂時弭變儉德遠臆非異人任衛身及物者優為之千金在懷袖間而不染鼎貴在庭除間而若忘蕭然同於貧士非但吾 聖因先生不自矜貴人亦莫為之矜貴斯其所為真道德真明哲也夫

聖朝特詔舉賢他人以縉紳舉先生獨以輿情舉

舉矣而卑官官卑而不自卑曰吾遇

明主安得衛泌自逸哉吾有未竟之業此行客於
都下可當裹糧游學春秋一編庶幾告成事乎
亮曰行矣毋忘今日之語當官盡職之事予更
何以佐先生雖然春秋多微辭先生既已觀其
微豈臨政而猶患心麓也書成其識吾言於簡
端

友弟徐亮

春秋細義引語略

細義者何不敢取其大也何以不敢取其大聖人已
取之聖人取之而猶示以謙謙之旨曰竊取之聖人
之取取之史小儒之取取之經從史取之非聖人不
能從經取之先儒可能從先儒而遡之聖小儒何敢
曰能聊從肄業所及四三十年之精神居諸而俟之
寤寐而迎之卽有曰聖人當年面授如所云惜也越
竟乃免如云以臣召君不可爲訓之類亦必置辨求
之於理之至是庶乎見一二細義之實然於是筆之

四傳之簡末。以俟世之鉅儒。逢於大義者。當北面受正焉。余小子。聖瑞生十二年。先君子授以春秋。及今。虛歲月而憚苦心。則誦習之何日。此又注細義之所從來也。

崇禎十有一年。戊寅十月。望識於董子下帷處。

春秋細義跋

孔子絕糧于陳。蔡陳蔡之大夫有知已之言。孔子所以絕糧而不慍。大夫之言曰。孔子賢者。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老氏先見孔子之不用於世。而不容默然而已者。故送孔子而戒之曰。聰明深察。好議論。人者也。博辨廣大。發人之惡者也。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賊懼。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懼而作焉者也。太史公又知後世將迂濶孟氏之論。故申之曰。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懼。夫義胡以行哉。窮經之士。體之於躬。行

之以政。毋以空言當之。則孔氏之忠臣哉。世之鉅儒哉。

余卑卑有志於世。而不獲仕。晚歲

聖主下詔舉士。予在舉中。部試下下。予羞之。告歸。易歲有裁改之命。復進部謁選。季夏部有所畏忌停選。予乃下帷息交。卒業於春秋。官之授與。吝可弗介于衷。寤寐聖人之靈。有所窺。若面質焉。祿在其中矣。樂在其中矣。

崇禎己卯秋八月旬有九日周聖瑞謹識

庭訓淵源

從曾祖道通先生 祀名宦 祀黟邑鄉賢 從

祀王文成 祀本邑三賢祠

祖望山先生 從湛甘泉先生講學

先公友樵先生 祀名宦鄉賢 建特祠

兄莪樵先生 諱天瑞 方樵先生 諱明瑞

兄在調先生 諱鼎 尚友先生 諱人瑞

侄挹齋 玉繩 延儒 仞韋 昌儒

御清 正儒 玉映 正儀

男本儒 玉樹 貞儒 玉韞

通儒 可儒

廷儒 玉宁 元儒 玉立

進儒 夢蘭 古儒 夢鸞

孫男 華封 富封

師友提誨

先師 顧涇陽先生 諱憲成 謚端文公無錫

焦漪園先生 諱竝京南 朱劔達先生 諱光祖無錫

史玉池先生 諱孟麟同邑 盧宇懷先生 諱立心同邑

蕭漢冲先生 諱良有漢陽 朱蓼水先生 諱延禧聊城

先輩 薛玄臺先生 諱敷教武進 喻養微先生 諱致知南昌

高景逸先生 諱攀龍無錫 謚忠憲公

劉止安先生 諱永基會稽 陳中湛先生 諱于廷

先友 盧九台先生 諱象昇同邑 鄭月庵先生 諱尚友杭州

劉本儒先生 諱元珍無錫 談一函先生 諱孺慄同邑

儲恕行先生 諱■同邑 趙凡夫先生 諱頤光蘇州

謝吉甫先生 諱與棟江西 孫曇生先生 諱源孝無錫

就正易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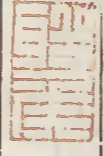
吳駿公先生 諱偉業太倉 鍾昭明先生 諱炳江西

就正細義

葛錦閔先生 諱樞丹陽 岳衡山先生 諱虞巒武進

夏國山先生 諱尚綱同邑 馮振翁先生 諱銓涿州

春秋細義卷之一



宜興周聖瑞著

春秋不諱魯惡

聖人非為魯作經。何諱魯。若果諱父母邦。則莫醜于文姜。何以淫奔大惡。詳哉悉志。極醜而極詆。是天下萬世之公。如藹藹倦倦于父母邦。莫大于即位。莫先于隱公。何以首削即位之文。入經首君。承祚首事。削則徑削。公然天子行事。曾一毫私庇乎。漢宋儒者每先立一諱宗國之見。是經為一國書。

矣。

春秋立霸本王命

世習霸道二語。遂認假仁仗義。輒以當之。不知伯者長乎諸侯。得專征伐。文王實先為西伯。是故不受。王命不成乎。伯齊桓先自圖伯。既得諸侯。然後受命。莊公二十八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其成伯何疑。晉文入國之首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是時王室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辭秦師而下。戊

午。晉侯朝王。晉文四年。作王宮于踐土。王命策晉侯為侯。伯。晉之速于服羣辟。昭伯業。錄其臣。識先後。着傳至數世。而推為盟主。不變。齊桓管仲長于經國。緩于圖周。故霸事勞而沒身。即替。宋襄一盟身辱。一戰喪師。原不成伯。秦穆立凡三十九載。享國如是其長。未聞一事嘉惠中邦。與晉尋讎無已。僅以誓言一篇。刪書見收。竟不踐言。語不云乎。君子不以人廢言。正謂任好者流。若緣此遂列之。伯試問尊周攘夷實迹安在。楚莊旅享國二十三。尊

攘實迹則無有。憑凌諸夏則已甚。有殺陳夏徵舒一事。遂入陳。遂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夷狄禽獸之性。種種叵測。春秋安肯列諸伯。故孟子明敘作經之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斷乎不列。宋襄秦穆楚莊。以失聖人維世安攘之旨。學者不可不盡心云。

作經始自獲麟

聖人本願。非欲寄王事于筆削。數十年轍環希一遇合。計無不可回之運會。逮乎鳳鳥河圖之兆。久虛行道。幾幾乎絕。想魯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至于反袂沾袍。何若是感愴太深哉。姬公夢杏吾衰不克濟世。安得不深感愴。于是杜門息迹。刪述傳道。以爲未足。概見行事故。假魯史寓王法焉。起于獲麟。遡而上之。斷自魯隱。世傳絕筆于泣麟。非也。

五伯不必盡在春秋

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齊桓晉文伯于周。宜爲周武王之罪人。何必直作夏禹商湯之罪人。

若曰假仁義而傷王道則三王同道而五伯害道。統謂之三王之罪人亦可。吾應之曰。二帝三王亦同道。傷王道即并帝道。而傷曷不曰五伯者帝王之罪人也。而止曰三王乎。考之白虎通德論。庶乎近之。

白虎通曰。昔三王之道衰而五伯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伯也。昔昆吾氏伯于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伯于殷者也。齊桓晉文伯于周者也。

列國不宜書元年

春秋供聖人筆削。却有誅貶。莫加無可示意。處如首書元年是已。天無二元。地無二元。人主安得有數十百其元。齊晉大邦各稱元。則嫌于亢。滕薛小邾。盡稱元。則近于褻。宜乎予吳楚徐越以稱王之便也。歸元于周天子。而列侯斤斤奉正朔焉。斯為得之。

書元斥隱公即位

書元以見行天子之事。削即位以示斥隱非君。隱

胡以可斥而不之君。魯道至隱而蕩然盡。魯祚至隱而斬焉絕。彼亦曰吾攝耳。吾攝耳。是以社稷玩也。安得不沒其卽位而斥之。

隱斥矣。魯無君矣。行天子之事者其誰。曰行焉者非屬之誰。乃至公之道而無私之權也。本乎人心而純乎天理者也。仲尼不合秉筆則公旦亦不合攝政。

公侯俱不書薨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禮也。內稱薨而外

盡卒之皆貶乎。曰皆貶也。何以明之。內小君亦稱薨。獨于昭夫人吳孟子卒之以同。姓婚。貶也。故明卒。諸侯貶也。賢愚是非各不類。胡以皆貶始立而不請命于天王。旣立而不覲見于京師。皆非王臣也。故皆貶。何以不誅乎。其生而誅乎。其死曰生則有行事作爲。悉記而悉評之。歿則反乎。其始以正天朝之典法之大者也。卒。諸侯而并。卒內可通也。春秋筆削在言外。

聖人作春秋。筆削盡之矣。筆削爲一乎。爲二乎。曰

一也。二之則誤。若曰是宜筆。筆焉。是宜削。削焉。何俟聖人爲。

筆。中。有。削。削。外。有。筆。每。于。無。文。字。處。通。聖。心。斯。得。之。

讀春秋志

志讀是經爲日已久。茲有筆之簡端存所疑云。

胡氏傳斌斌詔天下後世矣。左傳當年事蹟不可

廢。語孟曰其文則史。文勝質則史。明明評左之案。

○公羊多聞而澤于理。長于婉轉擬議。瑜倍于瑕。

董子深于公羊。信而宗焉。○穀梁清裁近質。故文

簡。仰摹其旨。似欲藏名山而不欲懸國門也。○仲

舒春秋不盡傳於世。繁露歷代續入綴補。或不少

附會。原無綱領。安得巨筆爲之一訂。嘗欲商之錫

山高忠憲。舟中未竟其說。○程子論春秋片言。居

要。不及睹其長篇。○王文成語門人。讀春秋只合

信。經不信傳。○細義少存疑義。願與志是經者商

之。非敢有所窺而據執爲一得也。

細義之于列國。稱始年。不言元。于楚莊必稱旅。于

夷狄相攻。不辨曲直。于夷猾夏。亦不以曲直辨。伯
 非繇王命。不成伯。不列夷狄。討罪之權。不予夷狄。
 書弒。無出入。惟趙盾加重誅于復見。許世子誤。以
 死殉而不原情。餘無沒首惡而誅黨惡之法。魯季
 孫三世惡。浮于篡弒。聖筆不俟貶。細義誅之。若私
 讎之刺骨。晉諸卿失伯。以嗜利鄙之尤甚。衛趙陽
 宗出奔以富見惡。被逐亦可陋也。

春秋禍基福始

禍基于方盛。福轉于極衰。業起于喪亂。憂貽于名

賢。祚斬于傑主。可勝懼哉。齊桓亾公子。幾殞于管
 仲。晉文九昆弟。之僅存。桓方圖伯之初。命陳敬仲
 為卿。而斬祀之端已著。魯季子賢。嚴蓋一國。而厥
 後纍世。紆橫逐君。廢嗣。故明者處盛而設之防。履
 端而憂其末。未兆而研其幾。身賢而戒乎後。多難
 而尊吾躬。遭窮而奮乎亨。入坎而出自穴。快目前
 而忘後代。困厥身而拙遠圖。非明哲庶幾之流也。
 春秋急需伯功

者也。其有功也。不必其心。取其事。而可已。春秋有未得伯之世。有伯適得盛之世。有伯事怠而困。有伯事而長之世。有美而積弱之世。有望而絕乎所望之世。噫。盡矣。微垣憂事。微文之事。以暨乎襄景厲悼之事。吾之被禦左衽。亦幾幾乎不免。

魯公二十年以前。未得伯之世也。二十八年奉王命而伐衛。創得伯之世也。三十年伐山戎。僖元年救邢。城邢。二年城楚丘。江黃來。四年屈完來。五年王世子來。九年宰周公來。適得乎盛之世也。十年晉弒卓而不問。楚滅黃而不救。忘可知矣。十六年。伯事乃歇。

僖十七年。以至二十二年。六七載之中。夷之亂。華之自為亂。宋襄桓之罪人哉。復無伯之世也。二十有四年。晉文重耳返國。秦穆之力也。伯事有望之世也。明年而納王之權。不予秦而自予。賢臣狐偃之忠謀也。又明年執曹畀宋。賢臣先軫之謀也。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則忘大恥。城濮之役。

決勝以戰。賢臣乘貞子之謀也。入春秋。不覲之諸侯。不狩之天子。一旦而肇行。誠哉莫盛之世也。是僖之二十九年。不及五載而晉文終。極盛之難乎久也。

魯僖三十三年。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鄭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襄墨衰而勝之。襄之克光。前列先軫之克建。奇猷文公之有子。有臣盛而又盛之世也。歷魯文六年。僅七載。前三年而秦穆任好。遂伯西戎。中國有襄胡。用西戎。雄長者為哉。

逮乎魯宣二年。趙盾發桃園之難。中間十四五載。徒以兩世餘威。支吾中夏。有望焉而不來之世。亦盾賊當國之故。前此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三傳之論。殊未細察。楚旅實起。于是宣三年伐陸渾。而問周鼎。是為晉成之始年。逮六年而盾乃以侵陳復見。未有鉅奸當國。握兵而肯輔其君。以稱伯者。所謂亂而絕乎所望之世也。宣十載。晉景繼世。先二載而盾退。終魯宣之身。楚旅橫極。十一載有殺徵舒事。十二

載師敗于邲而大夫始同盟於清丘。郤缺爲政於前而荀林父繼之。竟何濟乎。

宣十七年諸侯爲大夫洩怒。有斷道同盟。十八年楚旅卒。人事莫修。而天喪勅敵。不克紆禍。魯成之始。景立十載。明年有蜀之十三國擁戴。不謂楚旅之餘威能奪中原之魄。至是酷烈也。不謂亂而絕望之世。乃有怠而轉奮之事。梁山壅河。爲天下記異。而于晉尤剝牀。蟲牢一盟。來書一救。馬陵再救。非景公修省實事乎。九年會蒲。吳人不至。乍而不長。此之謂也。景有石火電光之明。吾何忍概從抹煞邪。

魯成十一。晉厲乃起。如厲者傳所弗許。而乍行一二伯事。賢方岳何以過之。朝天子而后伐秦。執曹伯而歸京師。偉矣美矣。十六年鄆陵敗楚及鄭。非其名正言順之故哉。

十八年晉厲弒於春正。而悼公立於二月。嘻伯主來矣。伯主來矣。繼而同創之一會也。

晉悼周與魯襄同始年。惜哉悼賢而失策於始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簡王之喪。魯當率列侯奔赴。受王命。定伯斯爲得之。於亦有來哉。問爲政何人。則韓厥之識力可鄙也。二年會。而請城虎牢。孟獻子之爲也。三年吳楚交爭。伊釀逆吳于淮上而不至。虛此王臣九國。雞澤之合。弱端乃見。四年魏絳策和戎。五年于戚會吳。六號召諸侯于鄆。鄭髡頑。歿以如會。陳侯生以逃盟。亦不聿伯主。分別行誅賞。命朝聘于邢丘而重煩國君。是長大夫之惡耳。

九年伐鄭。盟戲。楚崛起。猶咎悼歸而謀所以息民者。獻策者仍絳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爭以息。鄭服以固。雖然。秦來伐而敗。往伐秦而敗。會吳謀楚而不聞勝策。悼之兵威。竟爾平平。所謂美而積弱之世。允哉。

襄十六載。晉平始立。三月會。湟梁。戊寅。大夫盟。觀世者駭目焉。明年列侯同圍齊。齊靈肆禍隣邦。嚴討當罪。儼然繼伯。舉事。而比時當國重幣者。范宣子。忌栾盈。而一錮再錮。卒殺之。亦宣子。齊允敢于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十一
伐伯主。好利傾國。君權旁落之故矣。

崔杼弑光而重立同盟。則云齊成也。甯喜弑剌而力能執之。又非討也。于宋一會而曰晉楚同主。夏盟。何同主乎。向戌弭兵爲名。中國擁戴夷狄。向戌非通天首逆乎。哉。最可恥者。合十二國城一杞。未聞伯主以庇母黨爲功。伯事絕于晉平之世。已是襄之二十九載。終襄之身。如是已矣。

昭始年會虢而請讀舊書。四年會申而楚徑主盟。五年伐吳。八年伐陳。十一年殺蔡般。十三年比弑楚靈。天心亦無如之何耳。

夫盟宋先軟。楚康之十四年。請讀舊書。楚邾敖之四年。儒者如欲列楚于五伯。曷不列康與邾敖。而必歸之莊。豈殺徵舒一事。遂足概安攘乎。必重殺徵舒。則楚靈於齊慶封。蔡般亦可稍匹。美乎。夷狄必不可進。決弗畀以討罪之權。是春秋之法也。

昭四年申之會。楚靈爲政。夷宋于淮夷。非史氏之舊文。當年之班次。王者之后。而置之夷類。所以夷在會之君。已矣。昭定哀之間。伯勿靈矣。矧問王靈。

哉。

讀春秋者先提春秋時事之綱領方知聖人作經之本旨。方會聖人急得乎伯萬不獲已之苦衷。豈特可會聖心之不獲已。且可會天心之不獲已。而顯示乎災變之象。

孰謂春秋時事周天子微弱諸侯紛競而中原不獲寧息則莫酷乎猾夏之楚楚為內患莫甚于莊莊名旅實始于魯文之十有四年故天象直示以孛入北斗聖人不為楚猾夏何取乎齊桓晉文學者不攷荆楚郢前後事實何以知攘却者功大而為救時之急着孟子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楚非荆乎非周公所膺懲乎春秋與周公無二道唯孟子知之。

紀成書

春王

細義曰

位者。而元年之。自而起。故知削即位。即謂之併沒。元年可也。故曰非魯非隱。乃行天子之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壬戌桓王元年 隱公四年

細義曰讀春秋于四年之內而知託始于隱之有自也。鄭克段。天下無兄弟。賄仲子。王朝無嫡妾。會戎盟唐。中夏潰外防。履繻逆女。大婚廢親迎。入向入極。再伐鄭。征伐不自天子出。駭帥師。輦帥師。兵權不自諸侯握。王崩不奔弔。即位不入覲。上下已無名分。尹氏卒。武氏求。王臣已通私交。州吁弑殺。州吁討賊不成名義。取牟婁而分土不足據。人立晉而置君者為誰何。三綱五嘗。槩從淪沒。聖人所深憂大懼。胡能已于立法維世。聽知罪于天下後

世哉。

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細義曰代之攝位代之祀母。藹然同氣可謂恩禮兼至。以迹求之與克段者不啻天淵。鄭伯壓于母而兇鋒不得直行。魯隱貪于位而禮意愈為周渥。釀禍及身。可為後世鑒已。

細義曰克段鄭志也。莫憐乎志。兄弟賊恩。凡見聞者痛之。魯隱愛弟而攝位。十一年而不反國乎弟。

凡其舉動皆固位之陰謀。是于兄弟之恩。賊乎不賊乎。微觀之。始信春秋之削卽位。匪突然行不測之誅。殆與克段之文相為表裏。不可不深求也。

隱公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細義曰魯宋盟宿遇清。式好無隙。與鄭未通一介。有鞏帥師會伐。是黨宋同仇之國。一旦來平。魯遂許之。轉會鄭以伐宋。隱之反覆無義至此。尚何以為讓國之賢。國可推以予弟。何愛乎他人之邑。不

但曰平而稱輸。有以中其貪心云。

隱公七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細義曰戎夏雜處。不知始于何代。宜乎三王盛時。不應有是。然淮夷徐戎于伯禽立國。已煩攘却。故晉滅赤狄甲氏。留吁。愚見以為宜絕禍本。不敢附和。仁人之心。王者之事。而謂絕其種類為非也。此所謂戎即會潛盟唐之戎。隱之始攝。方要與同好。結為外援。王人凡伯以禮至魯。全無香火之情。可恃為援。足與要結乎。此夷夏之防。所以必嚴而安。攘急需乎。伯也。

隱公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

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祀泰山也。

庚寅我入祊。

細義曰許田為魯朝宿之地。周公之大勳所致。泰山之祊為鄭湯沐邑。宣王為母弟而賜。親恩君命。重莫重焉。一朝以私情相易。不俟貶而惡見。獨謂

姬公泰山必弗許。兩國之君不與神明乎。廢祀置神之弗恤。而紛紛刑牲歃血。要之明神。皆相誑耳。甚矣春秋時之人心。大可畏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細義曰。外盟不日。此其日。謹參盟之始也。此穀梁子之說。愚以為請于司盟。為衰世之事。不請于司盟。為不臣之舉。盟可特也。亦可參也。以日告則日之。凡書盟皆譏。何必謹于參而寬于特乎。

隱公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十年

細義曰。論違事于千載之上。不可徒執名分大義。而不推究其時勢。有萬弗獲已之情。隱立九年。不問及朝周聘周。而天王忽有南季之使。直譏王曰。九伐之法不行。反寵以聘問。冠履倒而愈自弱云。爾竟不思三載考績。九載三考。周非無人隱之心。迹上聞有日矣。天子不能問罪。未必不計媿心。即不能媿心。亦思所以自安。擁虛器存王號。食租衣。

稅以卒歲與諸父甥舅之國不相往來恐東遷天子未保安富尊榮如是不令則受命孤周亦思所以安其位耳况乎始年歸賄仲子不虞隱之久攝而不還觸厥所忌九載修聘有自來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細義曰春秋惡用兵尤惡巧于用兵惡兼併尤惡巧于兼併兩者唯鄭莊兼有焉曷為無貶詞不俟貶之惡非尋嘗之惡也

隱公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細義曰古者諸侯相朝非禮也相往來而命曰朝則覲見京師更何以名大不朝乎小尊不朝乎卑強不朝乎弱必然之勢也勢在而修朝禮是二天也滕薛雖弱小爵通侯魯埒也爵埒而旅見宜乎陵弱而莫之抗吞小而莫之保古之制禮實亂原云故曰必也正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細義曰兩載之內入鄭入邾入許書入者三取邾

取防取戴書取者三時事至此列國皆亂邦百姓皆亂民其原皆自三綱五嘗之淪喪以至此極天子之事不可以無行信矣

春秋細義卷之三

宜興周聖瑞著

庚午桓
王九年桓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細義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穀梁子云爾愚謂隱素有令聞即位衆心欲之不識似讓非讓之爲禍本故削即位使人異而淡求之桓顯行大逆即位衆心不平如其意而書即位更使人憤而淡求之微惡顯斥顯惡微誅書法轉換于一字况不止

一字而不足以正罪飭法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細義曰會垂定桓位也鄭欲也桓自弒立未列會盟宜欲會鄭以自固而以爲鄭欲何也鄭非愛乎桓愛乎祊也先諸侯定位功之首酬之不可不厚也挾而求也欲乎祊而成人弒固人篡夷狄所不爲而鄭肯爲之不俟貶之首惡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細義曰鄭伯之心于是乎路人知之矣始以祊易許非捐祊也爲後日計將以兼得乎許今魯桓身坐大罪吾首成之歸吾祊贈我以許田夫豈傷于惠而桓猶懵然不解其意於是以璧於是稱假璧入魯而許售祊不應仍在魯明矣夫璧亦鄭寶足以償許祊自應歸鄭曰諸侯寶土地未聞寶璧是魯寶失二寶而虛擁寸尺長物然魯非愚而墮其術固位之賜其爲田也多矣

細義曰會垂鄭欲也未假許也盟越鄭不欲也許既得也桓玩璧而知不足以償許悔其爲賣已也

春秋經義 卷之三
而壁不可出。許不可入矣。不要明神以爲固。是虛擲寶而位。又未足定。鄭人不欲盟。強而后可也。

桓公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細義曰。春秋中諸侯庇昵亂賊者不少。未有以成某亂書。書之特見于宋。華督何居。曰。嚴其始以散其黨。夫亂非自督始。隱四年。衛州吁其魁。隱十一年。魯翬其二。至督而三。已州吁歿於石碯之忠。魯

翬庇於繼立之桓。事情不類。至督而賄賂昭彰。立華氏相。宋公毫不以爲有恥。可諱而公然行之。其禍將何底極耶。與會者篡立之魯桓。假許田之鄭伯。豈特宋亂繇此成。以亂成亂。撥亂何日哉。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細義曰。於是而歎春秋之亂。繇于諸侯不務學也。假使其務學。必知禮。知禮必尊祖敬宗。尊祖宗必不取亂人之賂。以入宗廟。以逆爲順。以辱爲榮。務學明理之君公而肯如是乎。滕文一奉教于孟子。

卽愾然悔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况數奉教於君子有不知亂賊不可庇賊賂之不可納者乎故人主以務學爲急

蔡侯鄭伯會于鄧

宣王命將南征東遷以后稱王

細義曰猾夏莫甚于楚莫久于楚齊桓晉文一戰一師遂成殊勳晉悼三駕亦極經營然后却之後之論伯者至以楚莊秦穆入之是揖寇入門認仇爲昵也鄧之會左氏以爲始懼楚誠哉足懼也非三國之懼中華同懼或庶乎可距也

九月入祀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細義曰內稱入滅也不滅而稱入非唯不諱而已必其取于杞者多矣隱嘗會戎盟唐不言至桓何以言至隱無罪戎不遽有以加桓與戎會豈可如隱之無備禦乎倘以伐凡伯鹵歸者施之其遂告歸于廟乎桓必有以饜戎之欲其取之杞以與諸戎也與

桓公三年

春正月

細義曰可畏哉春秋之斷也桓十八載中書春王者三削卽位法不避國君書春正法不避天子或曰著桓无王非累上也桓躬親爲大惡安用頻年見罪十八載不行天討惡在天下有共主哉王不王則没王而不書春秋大可畏之斷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細義曰諸侯只合受命于天子相命非正也自有相朝之名而王朝之體不尊又有相命之說而令其之恹愈薄胥命不再見想當年亦以爲勦見而不復蹈覆轍耳一書于策而作春秋之思亟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細義曰日食古以爲變古人推步未精也故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日食與焉非若後世豫推而爲之救護之期也日被食于君之象食而至于既凶兆甚矣唯荆楚僭號足以當之徐吳越亦僭號而獨畏楚終春秋之世中國鮮吐氣伸眉之日楚實爲之崇天道未嘗不顯示人而人事不修聖人謹書之旨深矣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日晦食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穀梁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

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細義曰春秋于賢淑媼凶之女。兩者備悉不刪。宋

伯姬賢而詳載之。桓夫人不賢而詳載之。愚以伯

姬可稱略。而姜氏必厚誅。何則。姜不足道。獨恨桓

忍于厥兄。而昏于制妻。身歿讎人之手。而姜氏醜

穀日著。為兩國大辱。稍有靈心者。必不至是。信乎

天道好還。不令隱歿非命。而賊弟清寧享國也。

桓公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細義曰桓與隱大不類。隱九年不朝京師。而王季

來聘。周弱之甚。其為過也。猶淺。桓負大罪。人人得

誅。天子兵力不能加。號名列國。共一征討。尚可為

也。胡不命宰臣以穀討奉使。而顧修聘罪人乎。稱

天王以見不王。稱宰以責非宰。宰相臣也。賢王猶

須賢相。况庸劣乎。伯糾辭王命而不來。猶不足以

謝責必請改命于王。而徧告方伯羣辟。誅魯之逆賊。而更建侯焉。始不媿宰職耳。此一筆責相之法。尤嚴矣。

桓公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細義曰世祿待大臣之殊恩。世官誤朝廷之弊政。世家子弟鮮不驕奢。更畀以事權。何所顧忌。臨之上者。又以世誼親黨。而曲庇之。睨于傍者。亦念百足多扶。而姑容之一。作親民理事之職。多至害身辱先。非其福也。仍叔之子。所以書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細義曰從王伐正也。三國人罪也。于王亦譏也。三國從伐正。則奚罪。將卑師少。從王意怠。罪何辭。鄭一不朝。法應貶爵。遂加之兵。失于忿。王既不忍。弗告方伯大邦。厚集臨之。以彰天討。失于疎。忿與疎。敗道也。周之愈不振。自取之也。

大雩

桓公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閱

細義曰大云者天子事也魯每舉稱大皆罪詞也或謂周公大勲成王賜之殊禮非也成非明王公非聖相則可立禮之相守道之王安得有此受有此賜乎記禮者錄子孫僭禮易樂之邪說而後世九錫之妄入朝不趨上殿不拜等亂端逆節好稱引周公以自塗飾不可不深辨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細義曰經未有子某生者同胡以特書桓負當誅之罪則國非其國非其國胡以傳子子自姜出又淫而弑逆何得以位于內而撫厥子他日年踰三十而待婚讎人之女卽今之子也豈慶吾君有子而特志之乎

十年

春王正月

細義曰盈十年矣王法不行天道不報隱公含冤于九地人心積忿而莫伸無事而書春王正月直呼上蒼叫九閻秉鉞而殲罪人不以久而稍寬于

以扶人綱于不墜。所關豈細也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細義曰約而不來。玩我也。玩他人罪也。加之桓惡。

惡也。

冬十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十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細義曰三國加兵稱來戰喜之也。弑逆之罪。于是

乎正。故書爵。不能正罪而去。見義不為。為而不力。

徒結盟誓。惡之也。故貶爵書人。

桓公十二年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細義曰兩年間魯與宋為會為盟凡六。邦交之勤。

可謂至矣。與鄭僅一訂而伐宋之師。遂出。未聞兵。

端何指桓本喪心。兼之稔惡。能逃于法。莫逃于天。

不俟貶而惡自見。

十四年

無冰 夏五 穀梁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

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
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夏五月丙午

及齊師戰于奚。

細義曰桓之無信義。蔑親暱如此其甚。致齊以不
仁無禮。加有以召之也。齊僖襄甥舅內兄弟之誼。
桓之蔑親無義兩世矣。襄之禽獸行。何忌乎。故曰
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以崇厚道。亦

以藏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 祭桓侯

細義 子能以禮立身。以禮事君。曷問乘權藉

執哉。 季不肯隨俗私謚其君。俾桓侯之名。

番 王于大國。位顯相。秉禮正邦。當修舉

以經已為特筆。啖助之論必有所自。

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

死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十二

葬閔之也。此葬不之閔也。何忍言哉。

尚忍

細美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公與夫人喪至自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